



評 劇

十 筐 菜

陈 谷 音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內 容 簡 介

鄂倫春族吳大娘聽說要來下放干部，便極積極地準備吃住，但是，下放干部卻又住在別村，這時大娘又聽說下放干部缺菜吃，於是便把自己窖的菜裝了十大筐，準備給下放干部送去，正在這時搗騰買賣的洛倒幫來了，他也是聽說下放干部缺菜吃想從中投機，結果將十筐菜賤價騙買去，最後正欲高價賣給下放干部時，吳大娘來了，揭露了洛倒幫的陰謀，並把十筐菜交給下放干部。

此劇通過吳大娘送菜的故事，充分反映了鄂倫春族人民對黨的干部的愛戴和新的民族團結。

十 筐 菜

(評劇)

陳 谷 晉 著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爾濱道里森林街副14號) 黑龍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01號

地方國營建設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黑龍江分店發行

開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 印張 $\frac{6}{8}$ · 字數10,000 · 印數1—2,000

1958年11月哈爾濱第1版 1958年11月哈爾濱第1次印刷

總號: 679

統一書號: T 10093 · 174 定價: (5) 六 分

時間：臘月里的一天。

地點：興安嶺漢族和鄂倫春族相居的地方。

人物：吳大娘，六十歲，是位精明強干的鄂倫春族的老太太。

姜鄉長，三十多歲，漢族干部。

洛倒幫，四十多歲，是鄂倫春過去搞騰山貨的買賣人。

洛妻，不出場。

張志光，漢族的下放干部。

群眾，若干人。

第一場

吳大娘：（念）咱隊伍上山下鄉，

興安嶺遍地春光。

（白）我吳大娘，大家給我起個外號叫‘老要強’，我今年六十歲啦！從小隨父打獵，學會了騎馬打槍，興安嶺上的道兒叫我跑遍了。我們鄂倫春族世世代代沒個安居的地方，自從來了共產黨，我們才算見了太陽，自己有了村莊，蓋起了新房，家家有吃有穿有餘糧。俗語說的好，喝水不能忘了打井的，翻身可不能忘了共產黨。別看我人老，心可還沒老，有朝一日親手擒上一只上等的梅花鹿，我要牽到北京去送給黨中央，表表我老婆子的一片心腸。昨天聽到姜鄉長講，黨召干部上山下鄉，這又使我想起抗聯支隊長老張來，老張他一定更胖更健康了；那個吹號的小王呵，也准長成了大人樣兒。咱們鄉咱們莊是多麼需要他們來幫忙呵！學生黨學文化正缺力量。（回憶、嚮往、自言自語地）老張啊，如今咱家可不象早先打游擊那樣了，現在你看這新房大玻璃窗，這回你們來呀，我給你們騰出一間半房兩鋪炕，把屋子糊的

亮堂堂……。唉，說着我就收拾起來呀。

(唱)拿出來新新的床單几鋪炕上，

搬過來桌椅放在地當央；

桌子上擺好茶壺和茶杯

上等的茶葉几用筒裝。

雖然說鄂倫春族是好酒的客，

可他們習慣吃茶比酒都香。

我只有按着心願來準備，

好和歹可別挑撿老大娘！

我越說越想擺的越有勁兒，

回手來拿過雙紅紙一張，

剪上它一對一雙大喜字……。 (姜鄉長上)

姜鄉長：(唱)來了我鄉長姜振昌。

(白)吳大娘在家嗎？

吳大娘：(白)(喜出望外地)哎喲喲，我的鄉長你可來了，快，快來看吧！看看你大娘這樣擺置合適不？若是還不合格，就請你來個當面批評，我好重新收拾收拾，怎麼樣？鄉長。

姜鄉長：(白)為了迎接下鄉的同志們，你老這樣忙忙碌碌的，我代表他們先謝謝你了。

吳大娘：(白)先不要客氣吧！說真的，姜鄉長，這屋里的牆還沒糊，你看買什麼紙糊漂亮？

姜鄉長：(白)(无可奈何地)你老先不用糊了。

吳大娘：(白)怎麼？同志們都來到啦？

姜鄉長：(白)來到啦！

吳大娘：(白)(着急忙慌地)咳咳，你怎麼不早說一聲，這怎麼來得及？來，鄉長，你快幫我一把，先把雙喜字貼上！

姜鄉長：(白)大娘，你老人家別費事了，同志們暫時不到這吳庄來了。

吳大娘：(白)什麼?(似乎沒听清地)啊?你說什麼?

姜鄉長：(白)同志們不到这个庄來了。

吳大娘：(白)(靜下來，一字一句地)不——到——这个庄來
啦——?

姜鄉長：(笑着点了點頭)……。

吳大娘：(白)(拉住姜鄉長)為什麼呀?

姜鄉長：(白)杜庄比你們这吳庄還好哪!

吳大娘(白)我的鄉長呵，

(唱)你平日辦事公道人人贊揚，

這樁事你办的可太不漂亮，

咱吳庄万物齐全就少幫手，

學生產學文化都缺力量，

你要說我老婆子沒有准备好，

我那怕貪黑起早給收拾停當!

姜鄉長：大娘呵!

(唱)講學習咱全鄉都缺幫手，

論種地杜庄能够多開荒，

并不是因为你老准备的不好，

只因为那儿的条件比这儿相当!

吳大娘：(白)那你為什麼昨天不講?

姜鄉長：(白)我是为了征求同志們的意見，这才准 备了兩個地
方!

吳大娘：(白)呵，原來是同志們不願意到我們这儿來呀?

姜鄉長：(白)不，可不是那个意思!同志們都說了，等安排好了，
就要來看你老人家，今天讓我給你老人家先代个好!

吳大娘：(白)鄉長呵，不是你大娘多口，同志們到了咱們的家鄉
住處，咱要是照顧不周可不相当呵!

姜鄉長：(白)就是因为杜庄的条件比这儿更方便些!

吳大娘：（白）既然是說杜庄条件比这好，我再沒意見了，可是我还要問問你，杜庄現在还關不關菜荒啦？

姜鄉長：大娘呵！

（唱）眼时下杜家庄非常缺菜，

正因此我才來找你“老要強”，

能不能買些菜送到杜庄去？

這問題關的我實在緊張！

吳大娘：鄉長呵！

（唱）對着你不能瞞來不能藏，

我去年在山坡刨了一塊荒，

種的那蘿卜長的海碗大

種的那大蔥長的粗又長，

種的那土豆結的滴里嘟嚕象鵝蛋樣，

種的那白菜長的水淋淋的沒老幫。

到秋來收拾收拾裝窖里，

我总要三天兩頭去看它一場。

原打算春二三月青菜少，

賣兩個錢儲蓄起來比啥都強。

原打算，過些日子再起窖，

正这时下放干部來到咱鄉，

我这就趕緊起菜往杜庄送，

好和歹送給同志嘗一嘗。

鄉長你回去當着同志們講，

這件事我會办的很漂亮，

請他們別着急在家穩坐，

沒肉吃現打野豬我端圍槍！

姜鄉長：（唱）大娘呵，你的菜价怎么講？

吳大娘：（唱）鄉長呵，这事不用你商量！

姜鄉長：（唱）大娘呵，我去給你張羅人馬？

吳大娘：（唱）鄉長呵，全庄人們都正在忙，

交給我老婆子就算滿妥，

你快快去把別的事情忙！

姜鄉長：（白）大娘呵，你老人家可不要硬逞強，咱這山里野牲口多，你一個人走路怕不相當。

吳大娘：（白）哈哈！把你大娘看成小孩子一樣啦？我問你：興安嶺里有什麼野獸不怕你大娘的？

姜鄉長：（白）沒有！

吳大娘：（白）着呵！那你根據什麼說我一個人不敢走路哪？

姜鄉長：（白）（上前握大娘手）好！大娘，那我們再見吧！（下）

吳大娘：（白）好，再見！

（唱）眼望着鄉長老姜出門去，

我隨手拿起毛皮整五張，（找毛皮毛毯）

這五床毛毯我也拿在手，

回轉身放進这个大花筐，

一个个花筐裝在爬犁上，

去到菜窖把菜裝。（跑圓場）

（白）來到了。裝菜呀！

（唱）拿起筐，把菜裝，

裝上白菜整五筐，

再裝它兩筐蘿卜三筐土豆，

把五堆大葱捆個緊梆梆；

裝完攔在爬犁上，

回手拿過一支老獵槍。

這一切收拾妥當出門外，（趕快竿杖，走場）

揚鞭打馬趕路忙。

人要高興把歌唱，

歌唱我們有了新村庄，
人人都冬穿毛皮美又暖，
家家是常吃魚肉飽又香；
你看這山上是黃金遍地，
你看這江水滔滔閃銀光；
這嶺上密密森林一開采，
這嶺下片片沃地都開荒；
紅松棵棵往下滾，
糧食萬石裝滿倉。
吳大娘我越唱心里越高興，
忘掉了寒風怒吼賽虎狼。
轉眼跑出二十里，
再有那三十里路就到杜庄。（打馬下）
（洛倒幫作趕爬犁狀上）

洛倒幫：（數板）哎，“得哦喝駕”甩的鞭兒响，
我有个外号叫“洛倒幫”；
我一年四季閑游逛，
在过去搗買搗賣跑山行，
現在想起老買賣，
心里一个勁的發痒痒；
昨天我听到下放干部缺了菜，
一宿沒睡东借簍來西借筐，
这样的机会怎能放过，
一心要套購蔬菜奔吳庄，奔吳庄！

（欲下，吳大娘趕爬犁上，二人相碰）

吳大娘：（白）你象个黑熊似的乱闖，怎不瞧着路呵？

洛倒幫：（白）这不是吳大娘嗎？

吳大娘：（白）是呀，你这个洛倒幫子，从那里來？

洛倒帮：(白)从我們老屯杜庄來！

吳大娘：(白)到哪儿去呀？

洛倒帮：(白)到你們吳庄去！

吳大娘：(白)到吳庄去你有什么事儿？

洛倒帮：(白)給下放干部買菜！

吳大娘：(白)給下放干部買菜？

洛倒帮：(白)是呀，大娘你那爬犁上拉的什么？

吳大娘：(白)我就是給下放的同志們送菜去呀！

洛倒帮：(傍白)嘿嘿，这可真是時來運轉，把菜送到我的眼皮底

下來了，这我再不想办法弄過來，还等待何时？正好我这有

假造的介紹信一封，瞞弄她滿有把握！（轉回身，眨了眨眼）

大娘呵，你怎么知道下放干部缺菜了？

吳大娘：(白)我是用耳朵听來的！

洛倒帮：(白)(嘻皮笑臉地)大娘呵！

吳大娘：噯！

洛倒帮：(白)我就是來接你这个老要强的，快把菜都搬到我的

爬犁上吧！（扒菜上看）免得你挨冷受冻地再跑杜家庄了。

吳大娘：(白)我这是接受鄉長的任务呵！

洛倒帮：(白)(又眨眨眼)鄉長？不是姜鄉長嗎？

吳大娘：(白)对呀！

洛倒帮：(白)就是他叫我來接你老人家的！

吳大娘：(白)洛倒帮呵，这是真來还是假？

洛倒帮：(白)(灵机一动地)大娘呵，不信你看这个条儿还盖着

章！（說着拿出个假造的介紹信給吳大娘看。）

吳大娘：(用眼瞧了一遍介紹信，交給了洛倒帮）

(白)，洛倒帮呵，我还想看看同志們去呢？

洛倒帮：(白)咳咳，你这个老太太呀！

(唱)你應該穩坐炕头把他們等，

当一个老太太那得会当，
他們都知道你老名声在外，
一定会到吳庄去看大娘；
我臨來他們拿錢五十塊，
請你老買点糕点先尝尝，
至于这菜价多少你說个数，
我回去講給隊長張志光。

吳大娘：（傍白）他說的倒也对路，想必是姜鄉長回杜庄 向他交待了。

（唱）兩下知心还有啥話講，
但能願他們來看你大娘，
正好是我家沒人來照理，
早一点回去把別的事情忙。

洛倒幫：（唱）吳大娘你可真是個老要强，（遞錢）
快把錢查查点点往兜裝！

吳大娘：（白）（推辭地）你給帶回去吧，就說我日后再和他們算賬，千八百斤菜，他們白吃也吃得過去！

洛倒幫：（白）這可不行呵，大娘你不知道，共產黨八路軍那有用老百姓的東西不給錢的呢？你要是不收下這分錢，第一辜負了同志們的心意，第二日后免不得还要多給你，那时你說不要，人家还以为你是嫌少呢！快快收下吧！（硬塞在大娘手里）

吳大娘：（白）（无可奈何地）好吧！你回去代我說，就說我老婆子太心黑啦！（想了想）唉？洛倒幫呵你說我这裝菜的筐头、毛毯怎么办？

洛倒幫：（白）咳咳，我这不是拉來筐头了嗎？快，就手倒进我的筐头里吧！

吳大娘：（白）我看还是不要折腾了，免得冻坏了菜。

洛倒帮：（白）对对，大娘这么办吧，你把我的筐头拉去，我明天给你送钱带送筐头，有菜我就手再取一趟，你看好不好？

吴大娘：（白）就依你吧！我家还有菜，今晚回去我就把你的筐装上，你明天到吴庄取吧！

洛倒帮：（白）好好好！来，搬菜吧！（二人作搬筐状）

吴大娘：（白）洛倒帮呵，你回去当同志们讲，下余的钱可不要再给我送来了，我这是十个筐一千斤菜，给我五块钱一斤就不少了，你告诉同志们，这都是我自己种的菜。

洛倒帮：（白）（边看菜）好好好！（吴大娘前前后后点筐数）

吴大娘：（白）（自言自语地）怎么少了一筐菜呢？（又数了数仍不对，慌起来）洛倒帮呵，我这菜丢了一筐！

洛倒帮：（白）怎么？（一惊）丢了一筐？

吴大娘：（白）是呀！我装的是十筐？

洛倒帮：（白）（数了数）那么着吧，丢一筐去一筐的钱，明天我到你那儿一核算，今天你把五十元还都拿去……。

吴大娘：（白）（烦躁地）唉！你还说这个。（没在意洛倒帮的话）

（着急地）这筐菜丢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想了想）

（唱）想必是我唱歌的时节没注意，

这爬犁打了“偏脸”掉在路旁？

也许是在家着忙没装上，

慌里慌张落下一筐？

洛倒帮：（俏皮地）丢了一筐菜，

那又有何妨？

就算我吃了，

大娘别心伤！

吴大娘：（唱）咱这儿山里不同山外地，

你知道百斤菜都赛千斤粮。

洛倒帮：（唱）那你就赶快回去找一找，

可千萬別耽誤時間太長。

吳大娘：（白）那我就要回去了。（作赶爬犁狀急下）

洛倒幫：（念）老要強你算上了當，

（唱）我洛倒幫拉菜回杜莊。（下）

第 二 場

吳大娘：（急急風上）（唱）

風刮樹梢鳴鳴响，

陰就的天空雪飛揚，

我單人獨馬跑上回家路，

兩手不擦滿頭霜，

眼睛不看風草動，

一心盯住路兩旁。

轉眼間跑出足有十里路，

（旁白）唉？哪是什麼？（稍停住）野豬？（拿起槍）

只見那一只野豬在前方。

拿起槍來瞄上准，（剛想扣扳機又停下來）

常言道：孤豬賽如虎和狼，

打不中要害會反扑，

扑過來我匹馬單槍容易受傷，

我不如躲着它走省些事，（又想了想）

可是呀，這大的肥豬怎能擋下槍？（說着又舉槍瞄準，打响）

嘴不由心“噹”地一声响……

（槍响后野豬瘋狂地奔出，張牙舞爪地扑向大娘，大娘又一槍，仍未中要害；此刻这只孤豬更瘋狂起來，吳大娘來不及打槍，和豬開始了肉搏，沒上一個回合，野豬把大娘扑倒，張開血口正要咬人，大娘來個金蟬脫壳，逃出豬口，野豬

二番扑来，大娘急忙拔出短刀，一迎而上，一手扯住猪腿，一手刺向猪的喉咙，野猪招架不住，哼地一声倒在地下……。大娘歇歇喘喘，四周晚视了一下，笑起来。）

（唱）原来是这死猪正在扒筐！

（大娘搬过菜筐，仔细瞧瞧更乐了，）（白）丢的这筐菜也找到了，筐没坏，絮的毛毯也没伤，我把它搬到爬犁上吧！（欢欢喜喜地忙起来，搬完菜，又把野猪拖上爬犁……回转身来，又想了想。）

（白）这真是一份好礼物呵！

（唱）我正好给同志再送一份礼，

赶过年遇这大猪真顺当，

趁热劲我送到杜庄去，

让同志肉熨白菜吃着香。

（念）正好是风停雪住浮雪散，

天虽晚一轮明月出东方。（下）

第三场

洛倒帮：（得意洋洋地拿着算盘，计算能得多少利润）

（数板）人逢喜事精神爽，

算盘子打的也格外响，

一斤菜多挣两毛钱，

二百元飞进腰包多顺当。（张志光上）

张志光：（敲敲门）老乡，您这儿来菜了吗？

洛倒帮：（白）嘿嘿，这真是有货穷不了客，刚把菜卸完就来买主了。（撂下算盘出门相见）张同志来了，快到里屋坐，你来买菜呀？这菜可好极了，是从山外刚运来的。

张志光：（白）（看了看菜）多少钱一斤啊？

洛倒帮：（白）少算，给我对数个路费就行，核两毛五分钱。

一斤吧！

張志光：（白）这菜好是好，就是价錢太貴了。

洛倒帮：（白）同志，你不知道，咱这山里不同山外，这是我賣菜，要是別人这个价他才不肯賣給你呢！

張志光：（白）我們先少買点，今晚等着用。

洛倒帮：（白）在这山里住，要是不吃蔬菜就好得夜盲症呵！（边說边走）。我去取秤來。（拿来秤，正称菜，吳大娘背着猎枪上）

吳大娘：（白）洛倒帮呵，我又回來了。（吓的洛倒帮两手一抖将秤摔在地下，秤盘嘩啦一声，秤杆一截两断，洛倒帮沒顧得拾起秤來，急忙让吳大娘进里屋，此刻，怔住了張志光，他拾起两断的秤杆……。）

張志光：（白）喂，喂，秤杆折了！折了！（沒人理，想了想）这位老太太好面熟呵！（向里屋）喂，老鄉，我們还等着熬菜，算算多少錢吧！（大娘出，張一見高兴地）这不是吳大娘嗎？

吳大娘（白）（高兴地）哟，我的同志！你們可來了，遇的这么巧。

同志們都住在那儿啦？（洛倒帮伏門望）

張志光：大娘呵（唱）同志們住在屯东七間房，
屋又暖炕又热吃的也香，
同志們身体好不用惦念，
大娘你这几年可都健康？

吳大娘：（唱）健康呵！健康健康很健康，
如今我見見你們心更亮堂！
剛才我听你說还没吃飯，
快回去吃完飯再嘮家常。

張志光：（白）我上这買菜來了，伙食上缺菜，我心思少買点……。

吳大娘：（白）怎么沒把菜都拉到你們宿舍去呀？

張志光：（白）这菜太貴了，我們那能一下子出那么多的錢？（洛

倒幫一聽溜出)

吳大娘：(白)(自語地)這菜太貴了？……。

張志光：(白)是呀，要兩毛五分錢一斤哪！

吳大娘：(一驚)(白)怎麼？兩毛五？

張志光：(白)是呀，我這不是才把價錢講好，你老人家就來了。

吳大娘：(生氣地白)好呵，洛倒幫，原來你是騙我的菜，來高價出賣呀！(向內喊)洛倒幫！洛倒幫！(元聲)洛倒幫——

洛妻：(未出場內聲)他上前庄去了！

吳大娘：(白)好呵，他溜啦！(掏出五十元錢拿在手)

(唱)(向內室)這些錢不多不少五十塊，

你收下呆會告訴洛倒幫，

把這錢應該用到正地方去，

再不然最好存到國家銀行，

從此後再不許投機倒把，

我今天饒恕了他洛倒幫！

(把錢扔向室內)(白)給你點點收下，等呆會兒交給洛倒幫，這是我的菜，我要拉走了。(向張志光)，幫我，把這些菜點點，够不够九筐？(張點數)

張志光：(白)整整是九筐！

吳大娘：(白)外邊還有一筐，整整是十筐菜，來，咱裝到爬犁上，拉到大宿舍去！

(外群眾聲：“是吳大娘來了嗎？”)

張志光：(喊聲)同志們，快來吧，大娘給咱們送菜來了

吳大娘：(歡喜若狂地)還有一口大野豬哪！(群眾一擁而上，圍住大娘問寒問暖，頃刻姜鄉長也笑着走來說：“我到北庄去办点事，這又讓他鑽了空子”。外面鑼鼓聲响起，大娘吩咐大家抬菜，群眾歡天喜地的抬菜，抬豬……隨音樂聲中下。

——劇 終——